

萬有文庫要

王雲五主編

穆勒名學

(上)

著 勒 穆
譯 復 嚴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學名勒穆

(上)

著 勒 穆

譯 復 嚴

著名世界譯漢

穆勒名學部首

引論

第一節 論開宗界說本非定論

世之言名學者。不獨其書人而殊也。卽其界說已參差矣。自著書之人所用之文字雖同。而所達之意旨多異。言厖義歧。固其所耳。如義理之學。法律之學。凡爲書者。界說之紛。與此正同。此由其學所包事義廣狹。初無定畛。故於發端之始。姑爲界說。以隱括所欲發揮講論之大意。且亦有先爲臆造界說。而後此所言。卽以望文生義。此則本學所謂丐詞者也。（丐詞乃名學言理厲禁。譬如天文。有文昌老人諸星。其名本人所命。乃旣命之後。而謂其星爲文明壽考諸應。此之謂丐詞。）

然此乃本學未極其精之徵驗也。夫爲書者。欲發端界說之皆同。必自其書所言之皆同始。凡物皆可爲

界說界說者。決擇一物所具之同德。以釋解其物之定名也。故必盡其物所具之德而喻於心。夫而後知決擇以爲此界。況夫一學之精深廣遠。所并包之事理。至爲繁賾。往往爲一界說於今。及其學之擴充。則見以爲未盡。良由於散殊者或難盡窺。則不能隱括之而爲總義故也。譬如於物質之理。非博觀而明辨者。不能爲質學（俗翻化學）之界說。此所以生理之學。治化之學。其界說至今猶爲爭論之端。是知學未造夫其極者。其界說不爲定論。其學之方進而未止者。其界說亦屢變不居。而開宗明義之界說。極所能爲。不過取郢衆說。而吾今所立。亦特標其所欲討論思辨者而已。是非然否。後之人任自爲之。然而曰。是非吾名學之界說。則不可也。

第二節 辨邏輯之爲學爲術

案邏輯此翻名學。其名義始於希臘。爲邏各斯一根之轉。邏各斯一名兼二義。在心之意。出口之詞。皆以此名。引而申之。則爲論爲學。故今日泰西諸學。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。羅支卽邏輯也。如斐洛羅支之爲字學。唆休羅支之爲羣學。什可羅支之爲心學。拜訶羅支之爲生學。是已。精而微之。則吾生最貴之一物。亦名邏各斯。（天演論下卷十三篇。所謂有物渾成字曰清淨之理。卽此物也。）此如佛氏所

舉之阿德門。基督教所稱之靈魂。老子所謂道。孟子所謂性。皆此物也。故邏各斯名義。最爲奧衍。而本學之所以稱邏輯者。以如貝根言。是學爲一切法之法。一切學之學。明其爲體之尊。爲用之廣。則變邏各斯爲邏輯以名之。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。邏輯最初譯本。爲固陋所及見者。有明季之名理探。乃李之藻所譯。近日稅務司譯有辨學啓蒙。曰探曰辨。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。必求其近姑以名學譯之。蓋中文惟名字所涵。其奧衍精博。與邏各斯字差相若。而學問思辨。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。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。

俗謂名學爲思議之術。近代名學專家。（此指魏得利魏官教言牧長著名名學言語學二書。）始取前說附益之。而爲界說曰。名學者。思議之學。而因以明其術者也。歐洲數百年來。科學駸駸日臻勝境。獨名學沿習陳腐。其進甚微。頗爲學人所詬病。獨是家所得。方之他人爲多。其著說風行一時。而時始知重。審其界說之義。以學兼術。蓋必能析思之體。通其層累曲折之致。夫而後能遽所以然之理。而著爲所當然之法。以施於用。其義之善。較然無疑。今夫一思之用。其心境之所呈。心力之所待。與其間不可亂不可缺之秩序。使非昭晰無疑。將何所基而立致思之術。詔爲慮之方乎。故知方術既行。致知斯在。世之不待學而能者。其術必至淺耳。卽有術焉。初不本於專科之學。亦以其術所本之學方多。抑非謂其無學也。蓋人事

外緣。至爲繁賾。往往求一事之能行。必先盡多物之性。致衆理之知。而後可。故曰不學無術也。然則名學者。義兼夫術與學者也。乃思之學。本於學而得思之術者也。顧思之一言。自常俗觀之。若至明哲。而以科學（格致之事。至於醫藥。皆爲科學。名數質力四科之學也。名學雖其理有以統諸學。而自爲一科學。科學理瑩語確。故其律令最嚴。）之法律繩之。則歧義甚衆。蓋常俗所用之名。幾無一焉。無歧義矣。窮一事之理。思也。致一物之情。亦思也。雖名學之事。方舍情而言理。而窮理有自同然而之獨然者。有自既然以推未然者。前思後亦思也。其混而無所專屬如此。格物內籀之事。與幾何外籀之功。其在名學。釐然兩物。而在常俗之意。無區別也。然則欲定名學之義。必先定思之義。而後可。治名學者。其所謂思。多從前義。（自同然而之獨然。）而此書所用。轉取後義。（自既然以推未然。）蓋後義較廣。而著書者宗旨不同。各適己事。非有意於叛前人也。吾此時決擇之當否。將入後而自明。第思之一言。既已多涵如此。吾寧取其兼賅彌廣之義。不必主於其一偏者也。

第三節 論名學乃求誠之學術

雖然。思之一言。尙不足以盡名學之界域也。自亞理斯大德以邏輯爲持論本原。然其爲書。持論部居第

三。而解字第一。析詞第二。又有專論界說及分類諸術者。是知名學所包。本爲甚廣。或謂此三四部者。乃爲持論張本。解字所以爲析詞。析詞所以爲連珠。（義見後卷。）卽至界說分類諸篇。作者之意。亦以連珠法例而後爲之。連珠者。持論證理最要之器也。然則部分雖繁。要終以論思爲歸宿耳。此其言似矣。顧其中亦有專爲字詞二物而發。窮端竟委。至爲詳盡者。不必僅爲持論地也。雖晚近法國學者。纂著阿賴耶名學。亦以論思之術爲其界說。然每見世人於語言精當。部分辨皙。與凡物之秩然有序者。皆曰合於名學矣。且見人稱名學大家。及云善爲名理。與云名言名論。意皆不必專指其論思之合法也。記醜而博機鋒警捷。排難如弄丸。釋紛如破環。不徒所聞見多也。所聞所見。皆若素部勒以聽當機之指揮。因應者皆當此稱。由是觀之。名學之界域。上本古人。中稽述作。下至常語單辭。若皆未必以論思一端盡其量者。性靈之用。思議二者之外。尙有事焉。亦爲名學之所統攝者。灼然可知也。

故若取名學而界之曰。名學者。所以討論人類心知。以之求誠之學。將可以貶心德之用。而亦不悖於古。不戾於俗矣。夫名學雖大。然舍求真實不虛之事理。無可言者。而一切名學之所有事。若名。若詞。若類。若界。與凡其學之所統治者。皆爲此一大事而起義。人之生也。非誠無以自存。非誠無以接物。而求誠之道。名學言之。夫求誠所以自爲也。而有時乎爲人。爲人奈何。設教是已。教人常以言詞。然其術非名學之所

治。名學所治者。不外一己用思求誠之所當然。至於論人教人之道。則又有專術焉。以分治之。此如言語術。教育術。二者皆專治之者矣。名學所論人心之能事。皆自明而誠。其明其誠。皆以自爲。故雖六合之中。具有性靈之物。舍我無餘。我之能治名學自若。我之得爲名學大家自若。而名學之所討論。爲斯一人發者。猶其爲過去未來世中無數人發也。

第四節 言名學論推知不論元知

夫以名學爲求誠之學。優於以名學爲論思之學矣。顧後之病於過寬。猶前之病於過狹也。誠者非他。真實無妄之知是已。人之得是知也。有二道焉。有徑而知者。有紆而知者。謂之元知。謂之覺性。紆而知者。謂之推知。謂之證悟。故元知爲智慧之本始。一切知識。皆由此推。聞一言而斷其爲誠妄。考一事而分其爲虛實。能此者。正賴有元知爲之首基。有覺性爲之根據。設其無此。則事理無從以推。而吾人智識之事廢矣。

誠之以覺性通者。如四體之所觸。中心之所感。譬如昔者之哀樂。今日之飽飢。凡此皆己之所獨知。徑知者。初無待他物他事。推證而後悟其然也。其待推證而知者。大抵境不相同。如言南極火山。北溟冰海。抑

時不相接。如史冊所紀載。他如數學中問題證論之事。故境與時異者。則以左驗陳述推之。其數理奧殫。則據公論界說。與夫一題之與數求之。幾何算術。皆此物也。總之凡心知可通之物。不此則彼。非其推知。卽其元知。非覺性所本具。卽由覺性而遞推者耳。

人具覺性。而知識從之推演。此其端有幾。與其所以異於後起之智慧爲何。其省察之方何若。其識別之事何居。凡此皆名學所不事者。以其爲最初不二之物。非言語文字所可析。亦以其爲他學所專論。非名學之所兼治。

凡知之原於覺性者。卽知卽誠。絕無疑義。亦無轉語。如一人所見所覺。無論接以官骸。抑或由於心知。誠見誠覺。不待更問。故不假文字言說。勘其誠妄。無文字言說矣。於名學復何所事之有。

然所不可不謹者。世人常卽推知。以爲元知。往往一事一理。其人得之。本由推較。第久習之餘。其推較至速。瞬息卽辨。有若元知。其實否也。此如一事。久爲異宗智學家所論定者。則觀物一事是已。人眼見物。遠近之差。淺者恆謂本於元知。不知眼之所見。止於色幕深淺。初無遠近之數。呈於眼界。當云見遠見近之頃。其所見者。實物形大小。色分深淺。其由此而分別遠近。正由推較。其推較之術。由眼簾瞳孔之縱縮有異。由已知遠近之物。形色不同。然後本所已知。推之當境。特自有生以還。操之甚熟。其推較若無推較者。

而人遂曰元知。不知方其孩穉之初。此事固由學而成。閱歷而得。且須年久。其事益精。以其益精。知非見性。故觀物之頃。所謂元知。止於形色。至於遠近虛實。則皆待推而知。推知可妄。故名學言之。元知無妄。故名學不言。

案穆勒氏舉此。其指在誠人勿以推知爲元知。此事最關誠妄。今請更舉世俗易誤之事。以備學者參觀。如朝日初出。晚日將入。其時真日皆在地平之下。人眼所見。特蒙氣所映發之光景耳。人謂見日。此無異以鏡花水月爲真花真月也。又眼爲腦氣所統。而眼簾受病者。往往著影不磨。遇感輒現。而人以眼簾所呈。拓之於外。遂謂當境實見種種異物。不知所見者乃眼簾中影。彷彿外物。非若平時外物形色。收之眼簾也。自不知此理。而世人目能見物者。遂以日多。而一切妖妄之說興矣。

是故欲究心知之用。自明而誠之理。莫切於先區何者爲元知。何者爲推知。顧其事不屬於名學。而他科之學言之。心學之書。必有專篇明人心之知。何者爲覺性所本有。何者由於外鑠。待閱歷學問而後明。卽若古今聚訟之端。如物質之真幻。神道之有無。與夫神質二者之終爲同異。宇宙二物。(謂無限之空與不盡之時。)爲心中之意。抑心外之端。空之與物。時之與變。是一是二。皆其所深窮而詳辨者。至於名學。無取更爲覆論。但三占從二。以神質爲真實。謂空時爲不幻可耳。然其物皆不二而最初。無由推證其所

以然。但知其爲覺性所同具而已。餘若意。（西名恭什布脫。）若覺。（西名悲爾什布脫。）若識。（去聲。訓記。西名孟摩利。）若信。（讀如篤信之信。西名比栗甫。）皆求誠時心知之用。而爲心學所必言。名學雖據之發端。而其物之爲覺性元知。抑可更析他端。進求本始。所不問也。其他哲學疑義。人心感情通理之機。何者爲本然。何者爲後起。帝天之凜。同類之仁。果有良知良能。不待學而具者耶。抑繼性成善。自明而誠者耶。皆當訪諸他科。而非本學之所有事者矣。

故名學所講。在於推知。謂其學爲求誠之學。固也。顧其所重。尤專在求。據已知以推未知。徵既然以觀未然。其已知既然。爲公例可也。（此爲外籀術。）爲散著可也。（此爲內籀術。）名學所辨論。非所信者也。在所據所徵以爲信者。蓋信一理一言者。必不徒信也。必有其所以信者。此所以信者。正名學所精考徵驗。而不敢苟者也。告吾以所以信者。吾能決其所信之當否。使其人信一理一言。而無所以信者之可言。雖有名學。末如之何也已。（元知、覺性。皆所信而無所以信之可言者。下愚之人亦有所信而無所以信之可言者。莫須有點稽是已。）

第五節 論名學所以統諸學之理

自人心莫不有知。而所知者。元知少而推知多。故名學之所統治者。不獨諸科學已也。卽至日用常行之事。何一爲名學之所不關乎。大之此心之公理。小之至一物一事之然否。皆推證參伍而後可知者也。故推證參伍者。生人之一大事也。無日。無時。無一息之頃。能無所推。苟非耳目之所親。官骸之所接。皆必參伍焉。而後心知其虛實。此不必學問藝術之事而後然也。處於人羣。生有執業。不如此其業不治。所處不安。治人之官司。御兵之將帥。爲舟師。爲醫者。爲農。爲工。爲商。一言蔽之。皆察當前之符驗。而知其所當行已耳。凡皆測虛實。審情僞。而行其方。是方也。其所自爲可也。其他人之所立。守而用之可也。爲此而善。其業亦善。而其生休。爲此而不善。其業亦不善。而其生病焉。故推證者。人心不可離之用也。推證不徒名學之事也。致知之事。莫能外之。

雖然。名學與致知異。謂名學之所治。與致知同其廣遠可也。謂致知之事。卽名學之事。不可也。致知者。執役者也。而名學者。聽斷者也。名學非能求左驗也。左驗具。而名學定可用不可用焉。名學非能實測也。非能造端也。非能探索也。其職在聽斷。執醫之業。問名學曰。慕蹶之候云何。名學不置對也。彼欲求此。必資之一己之實測。與平生之閱歷者。抑他人之實測閱歷。而垂諸簡策者。而是實測閱歷者。有當有否。則名學能以片言決之矣。察其案以論其治法。審治法以驗其方藥。是眞名學事也。是故名學不與人以證。而

能教人何物之足證。與如何以決其證之是非。不言某事之證爲某。而言以何因緣。此可證彼。若夫求一事之左驗。實測造端之功。則致知之事。科學之所分治。名學雖欲爲之。有不暇矣。

故貝根曰。名學者。學學也。凡學必有所據。謂之原。（西名棟達。此言所與常俗曰案。）由所據而得所求。謂之委。又必有其所憑者以爲證。與其所證之理以爲符。名學者。詳審於原委之際。證符之間。則範之公例大法焉而已矣。使是二者之相屬。誠有不容疑不可倍之公例大法。行於其中。則凡一切分科之學。析理之書。與斯人之一言一行。與是例是法不可不合。不合則失誠而爲妄。而委與符皆違事實矣。故斯人種智。舍夫元知而外。其餘之尋原竟委。發證合符。無閒先知其例法而求合。抑玄契例法而不自知。但使其理誠真。其言誠信。則其與名學所著而列之者。斷斷乎其必合也。

第六節 考名學之利用於何而見

由是而名學之全體明。亦由是而名學之大用見矣。夫物物爭存。而存者必有其所以存。使名學常存不廢。則名學之爲利用可知。苟推知之事。欲其无妄。則無閒先知後行。抑先行後知。其合於名學之法例一也。然而通理責合者。易无妄乎。抑偶得闔合者。易无妄乎。此又不假深辨而自明矣。世固有不知名學。而

著書談道。冥契玄符者矣。卽科學之殊。亦有不深名學。而所得爲不少者。人類先名學而出者。不知幾何世。使不通名學。而所思輒誤。則人事一日無盡利之推行。卽本學且無由爲緣起。故謂必通名學而後能思者。無異言必審養生。而後知飲食。先有鎗鈴。而後有兵戰也。是以不待奈端動例之興。而世有營造矣。不待歌白尼日宗之說。而世有律歷矣。然而三例未興。營造之能。固有止境。八星未喻。律歷之制。方滋積差。是知名學未昌。格物窮理之家。其所能爲必儉也。卽有一二先覺之士。將聖之資。可無待於名學。而熙攘之衆。中才爲多。欲使由之而知其道。免其妄而進於誠。是非析其理而著其法焉。斯無望已。且名學與格物窮理有相需之用。亦有相益之形也。故每聞科學釋一難題。進一勝境。則名學之業。亦有增高。而今日尙有二三科學。功苦道悠。未臻美善。不徒所得甚微。而是甚微者。尙非可據。則政以人類才力之微。所治於名學者未深。乏利器以善其事耳。然則詎非以其學爲道高用寡。不必亟講也哉。

第七節 標明本學界說

是故名學者。論人心知識之用於推知者也。自本已知以求未知之塗術。至於旁通發揮。凡以佐致知之功者。皆名學之所有事者也。故其所論。莫先於名。名者。言語文字也。言語文字。思之器也。以之窮理。以之

喻人。莫能外焉。於是乎有界說之用。亦於是乎有分類之學。蓋得此而後吾心日積之理。有以見其會通。有以施其綱紀。可默識而不至於遺忘。且部勒微別之。以爲他日更窮新理之用。故界說明而分類精者。不可瑩以疑似之說。何則。彼所以推驗之者有其具也。凡此皆推知之功用。證論之器資。而卽爲名學所界域而統治者。至於上追心本。求人心之原行。若覺性念思之屬。雖事爲首基。而名學可資其用。而不必議。蓋其物不二。而無關於參伍錯綜之功故也。

是以名學正務。在取窮理致知之心術而分析之。以觀其變。與夫心之餘能。凡所以輔窮理致知之用者。於是知其層累曲折矣。則范之爲大法公例焉。以勘他日所據之以爲證驗者之當否。所由之以得事實者之圓滿也。

雖然。分析心術。以求其層累曲折之致矣。非曰分之至精。析之至微。至於不二之心德。所謂人心之原行者而後止也。吾名學之事。故無事此。今夫析一事物之變。以求其層累曲折者。與考一事理之實。而具其左證符驗者不同。考一事理之實者。由甲知乙。由乙知丙。如是遞推。至於知癸。其事相承。不可一缺。設有缺者。諸證墜地。而析一事物之變者。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。每進一解。皆爲至寶。不必後此之果能賡續也。此如質學。以今能事。所得原行。至五六十。就令他日術精。知今原行。皆爲合質。而前者所得。要爲丕基。不

可廢棄。蓋是五六十者。雖非真實原行。而世間物質。皆所化合。而質學今茲所明。皆真非妄故耳。今名學所分析。而據之以爲發論之基者。義正同此。

故此書所分析心術。而求其層累曲折之致者。至所以爲窮理致知之用而止。言其推知。置其元知。蓋名學者。其用主於別是非辨誠僞也。夫苟能是何多求焉。吾聞訾訾名學者曰。人之用其筋肋手足也。不必知其經首之會。而後能也。此得其一而遺其一之說也。向使一肋受傷。而肢體爲之偏廢。欲爲治療。非深明於其經首之會者。必不能也。故聞誠逆之辭。而欲辨其生心害政之所以然者。非於人心之用。達其幽隱離合之變者。或不能也。雖然。其事固有所底也。使達其幽隱離合之變。而足以變其生心害政之所以然矣。沿不知止。過於所以爲知言之用者。斯真無解於訾訾者之言矣。故曰。彼遺其一而得其一也。名學者。求誠之學也。亦知言之學也。故其析心術也。猶治樂者之審音也。知六律之清濁合散。明隔八之相生。足其事矣。至於察音浪之短長。考震蕩之度數。則音學之事。而非合樂者之所要圖矣。哈德禮。李一德。洛克。汗特。之數公者。皆兼精於名理二學者也。顧其所異同。皆在於理學。而一入名學之域。則匪所紛爭焉。不佞所以嚴名理二學之界者。正以爲吾名學之精確不易故耳。（理學其西文本名謂之出形氣學。與格物諸形氣學爲對。故亦繙神學、智學、愛智學。日本人謂之哲學。顧晚近科學獨有愛智以名其全。而一

切性靈之學則歸於心學。哲學之名似尙未安也。）

然而名學固無待於理學。而理學欲無待於名學。則不能也。蓋理學之無待於名學者。惟其言覺性元知。事取內觀。辨證道斷者耳。自此以降。但有原委之可言。證符之足論。則必質成於名學。而一聽名學之取裁焉。由是觀之。則名學之視理學。猶其視他諸學矣。不能以一日之長讓理學。亦不得謂名學於理學近。而於他學遠也。故名學之不可混於理學。猶其學之不可混於他學。理學與他學。容有未定之疑義也。名學以無疑。決他學之有疑。不容有疑義也。是書所標之名理。所舉之義言。無一非論定者。則不佞所能自信者也。